

杰克·伦敦小说中的超人

罗达尊

内容提要 本文对杰克·伦敦小说中的超人思想及形象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共分为“荒野中的狼”，“贫民英雄”，“亚当式的武士”三部分，揭示出超人思想内涵、渊源及演变的轨迹。

文如其人——这话用于杰克·伦敦再合适不过了。杰克·伦敦和福楼拜不一样，后者总是小心翼翼地躲在他作品的人物身后，不肯露出自己的面容，而杰克·伦敦却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全部熔铸到他的人物身上，作家的创作灵感和艺术风格无不带有他自身奋斗和成长的印记。在短短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杰克·伦敦塑造了一系列的超人形象，这些超人形象是作家的信仰、学识、追求和体验的艺术结晶，并由此而形成了他的独具一格的哲学、社会学和美学思想。

一、荒野中的狼

杰克·伦敦在自己的作品中从不避讳“超人”这一称呼，在有些场合，他又称他笔下的超人为“强者”，在他看来，超人就是生活中的强者。然而无论是“超人”(the superman)，还是“强者”(the strong)，都不是由杰克·伦敦最先提出来的概念，它们主要来源于尼采、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学说。

超人哲学是由尼采创立的，这位傲视芸

芸众生的德国哲学家认为，人有强者和弱者之分。真正的强者，或者说最理想的人就是超人，他们有超越常人的特殊的意志和品质。杰克·伦敦深受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因而他笔下的超人都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受到列宁称赞的短篇小说《热爱生命》描写一个受了伤的淘金者孤零零一人在原始的荒野中艰难跋涉。面对饥饿、寒冷和死亡的威胁，他如终没有丧失勇气。一路上，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衰弱，最后只能在地上爬行，这时，他发现有一只像他那样垂死的狼尾随着他，舔着他留下的斑斑血迹。当他从昏迷中醒来，那只狼正用最后一点力量咬住他的手，他挣扎着用那只被咬住的手抓住狼的牙床，慢慢地将身体压到狼身上，并用牙齿死死地咬住狼的咽喉……几天后，当一艘捕鲸船上的人发现他时，他已经失去了感觉，但身体仍在向前蠕动。

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个人在饥饿、寒冷和伤痛中度过了十多天？是他那顽强的意志和精神，而这种意志和精神是无法用普通人的标准来加以衡量的，因为这对一般人来说，几乎是超过了生命的极限。这位荒野中的勇士就是作者心目中的超人。

在杰克·伦敦的作品中，主角是超人的还有长篇小说《海狼》、《马丁·伊登》、《天大亮》和《星游人》等一些作品。“海狼”拉森力大无穷，意志过人，即便到了生命垂危的时候，他的意志依然十分顽强，让周围的人望而生畏。《马丁·伊登》的主人公能够“一连好几个

钟头埋头看书,换了普通的眼睛,准得毁掉十来双了”。马丁·伊登通过短短几年的努力,就从一个本来说话时连语法都免不了出错的普通水手,一跃变为能够熟练地驾驭语言的文学大师。《天大亮》的主人公则是一个具有过人精力的淘金者,在事业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功。《星游人》的主人公也不同凡响,他能够用自我催眠的方式,忍受普通人忍受不住的酷刑。上述人物几乎都与众不同,他们置身于作品中其他人物中间,如同鹤立鸡群,高出一截。如果说这也是一种人物模式,那么超人哲学就是它的骨架;从艺术的角度来看,人物之间的强弱差别是一种对比,它使人物的性格显得更为突出,然而若将它提到哲学的高度,这便是由超人哲学中演化出来的一种固定的程式。

和尼采一样,杰克·伦敦将超人的力量归之于人的“生命意志”,它是一种原始的生命本能的力量。在描绘“海狼”拉森那使人畏惧的气力时,作者就明确指出,这是“生命精髓”和“生命活动”的威力。在《热爱生命》中,作者也将主人公顽强搏斗的精神归之于他的生命的本能:“事实上,他早已失去了兴致和热情。他已经不再感到痛苦了。他的胃和神经都睡着了。但是内在的生命却逼着他前进。”正因为“生命意志”是一种原始的本能的力量,因此它就是不可征服的,在作者看来,要说明超人的力量没有比这更好的解释了。然而并非人人都能够成为超人,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杰克·伦敦自然而然地将目光集中到超人所处的特殊的环境上来,于是宣扬“生存竞争”的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学说便受到了作者的青睐。

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划时代的著作《物种的起源》,从此生物进化论便广为流传,这时,有一些资产阶级哲学家便乘机将达尔文的生物学原理应用于社会学,斯宾塞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将自然界“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原理当作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认为

社会发展的趋势就是优胜劣汰,强者统治弱者。这种历史观对杰克·伦敦超人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作用。杰克·伦敦喜欢将自己比作“狼”,他的小说的封面经常出现狼的头像,他有时甚至用“狼”这个字来签名,他还给他的别墅起名为“狼舍”。狼是自然界的“强者”,杰克·伦敦用狼自比,说明他是相信斯宾塞的“生存竞争”学说的。生存竞争导致强弱两极分化——杰克·伦敦正是顺着这条思路,沟通了斯宾塞和尼采的学说,从而形成了他自己的超人思想。在杰克·伦敦描写超人的作品(特别是早期一些反映北方淘金者生活的故事)中,斯宾塞的“生存竞争”学说和尼采的超人哲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他作品的一个显著特点。

然而有趣的是,尼采本人却强烈地反对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他看来,生存竞争只能导致末流的人的产生,绝对造就不出超人来;超人作为一种理想的人,只能是属于未来世界的。由此可见,尼采所谓的“超人”完全是脱离现存社会,因而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杰克·伦敦则不然,他笔下的超人都是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存社会中的人,现实社会中的生存竞争是他们生活的主要动力。无论是“海狼”拉森,还是马丁·伊登都是在人生斗争的漩涡中挣扎和奋起,乃至成为超人的,这就是杰克·伦敦的超人思想和尼采超人哲学之间的根本区别。

杰克·伦敦之所以背离尼采,也是和他自身的经历分不开的。杰克·伦敦出身贫寒,自8岁起就帮着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十五岁开始独立谋生。早年艰难困苦的环境使杰克·伦敦变得格外坚强。在日本海捕捉海豹时,他曾独自驾驶着船闯过了风浪;在北方淘金时,他的勇敢和毅力同样令人惊叹。杰克·伦敦不仅在生活中处处表现出他是一个强者,在事业上也创造了奇迹。由于生活所迫,他中学和大学没有念完,然而他却凭着过人的毅力,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掌握了一般人需

要很长时间的才能掌握的知识和写作技巧。他从23岁起开始发表作品,24岁便一举成名,并很快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多产作家。《马丁·伊登》发表后,很多人指责这部小说不真实,理由是马丁·伊登那么快就从一个知识贫乏的普通水手变成一个成绩斐然的大作家是不可能的。杰克·伦敦不无自豪地回答说:“我就是马丁·伊登”。^①换句话说,他杰克·伦敦就是超人!作家将他个人对生活的体验全部贯注到他的超人形象中,在众多超人形象背后,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他自己的身影。

总而言之,尼采高踞哲学殿堂,鄙视现存社会,在一种近似封闭的理念王国中构筑自己的理想,而杰克·伦敦却饱尝人生的酸甜苦辣,他那把锋利的哲学解剖刀始终游刃于现代社会的肌体。杰克·伦敦和尼采的区别,主要不是文学家和哲学家的区别——尽管这种区别是显而易见的——而是现实主义者和超现实主义者的区别;杰克·伦敦完全是用自己的双脚踩出了一条人生哲学的道路,他对超人的塑造正是他所信奉的,同时也是他所体验过的人生哲学的形象化的再现。

二、贫民英雄

我们在前面说过,杰克·伦敦笔下的超人都是根置于现实社会的活生生的人物,而他们的特殊的品格又与作家本人的经历和体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沿着这条轨迹,就不难看出这些超人所具有的社会特征。

杰克·伦敦描写的超人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他们和作者本人一样,几乎全都来自下层社会,其一举一动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贫民意识。在作者看来,下层社会的贫民要想不受压迫和摆脱贫穷困苦处境,就得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就得有几倍于人的才能和智慧。杰克·伦敦在回忆自己成长的经历时曾

经这样说过:“有的人生来走运,有的人是运气后来降临到他头上的,而我却是在棍棒的逼迫下交上好运的,挥舞这根棍棒的就是难以忍受的贫穷。”^②

杰克·伦敦笔下的超人几乎个个都是高傲的,它表现了贫民阶级的自尊和对资产阶级的蔑视。马丁·伊登最初十分崇拜摩斯一家人和那些上流社会的人士,但随着他与他们接触多了之后,他发现他们原来全是一些不学无术的无能之辈,他们之所以高贵,只是在于“他们吃的东西,他们穿的衣服,他们住的地区的不同”,而他自己虽然出自下层社会,却“要比在摩斯家碰到的那批人强得多”。当他明白了这一点之后,他就对那些上流社会的人产生了强烈的反感,这种反感随着他自己成为强者而变成了对他们的蔑视。杰克·伦敦塑造的超人打破了“卑贱者最愚蠢,高贵者最聪明”的传统的剥削阶级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下层社会人民不甘心受命运支配和屈辱地位的心愿。《杰克·伦敦传》的作者斯通对这一点予以充分的肯定,他认为:“把小说交到贫民手中,使它容易理解,容易欣赏,却以杰克为第一人。”^③

杰克·伦敦笔下的超人毕竟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打上这个社会各种印记,而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不少超人都具有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海狼”拉森就公开地承认他自己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为得到金钱和享受,为此,他将自己的船员当作供其任意驱使的奴仆,并公然将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船上的厨工冒犯了他,他就将那个厨工扔到海里去,结果那个可怜的厨工不仅喝够了海水,还被鲨鱼咬去

①②转引自厄尔·拉博尔(Eahe Labor)的《杰克·伦敦》(Jack London),纽约瑞恩(Twayne)出版社1974年版第48页。

③斯通:《杰克·伦敦传》,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第146页。

了一条腿。作者对“海狼”拉森这种倚强凌弱卑劣行径予以揭露和否定。对此,我们应该怎样来理解呢?

杰克·伦敦在《我如何变成社会党人》一文中曾经这样说过,他自己原来也是一个“狂妄的个人主义者”——就像小说中的“海狼”那样——然而事实教育了他,正是这种个人主义使他陷入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深渊”。^④杰克·伦敦对于“海狼”拉森的批判,实际上是他对超人身上个人主义倾向的一次深刻的反省,其中是包含了作者自身的切肤之痛的。在小说中,杰克·伦敦还对“海狼”拉森的个人主义的悲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者写道,“海狼”拉森虽有过人的体魄和超人的意志,但最终仍落得一个众叛亲离,乃至毁灭的下场。其原因就在于“海狼”拉森顽固地坚持个人主义立场,与周围所有的人为敌,结果使自己变得十分孤立。这样的“强者”即使再有本领,也难在社会中找到立足之地。

问题在于,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对“海狼”拉森的失败仍抱有一定程度的同情,甚至不加掩饰地赞赏主人公超人的意志和生命力,而这一点又是最能够打动读者的地方。出现这样的矛盾决不是偶然的。事实上,杰克·伦敦在《海狼》中只是力图批判超人的个人主义倾向,并没有完全否定超人,相反,他想通过对个人主义的批判,进一步完善他的超人思想,为此,作者在小说中另一个人物凡·卫登身上做了相应的补救。

凡·卫登原来是一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文弱书生,尽管他肚子上的墨水比拉森多得多,但他却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在精神上他也同样是一个弱者,经常受到拉森的嘲笑。随着情节的发展,卫登身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他的脸晒黑了,身体变得越来越结实,当他脱离拉森之后,他也能凭着自己的力量顽强地生存下来。拉森和卫登,一个由强变弱,一个由弱变强,两条线索在作品中交叉发展,前者宣告了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超人思

想的破灭,后者则进一步张扬了以奋斗和进取为主体的超人思想。在这中间,“海狼”拉森身上那种旺盛的生命力和自强精神并没有随着他的肉体的毁灭而消失,而是被悄悄地移植到了卫登身上。最初,拉森总是嘲笑卫登是靠别人来生存的,然而到了后来,卫登也像拉森常引以自豪的那样,慢慢地“发现了自己的腿,而且知道怎样站立了”。所不同的是,卫登身上并没有那种在拉森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的个人主义思想。卫登在离开拉森时,还带走了一个同样备受拉森欺凌的弱女子玛特·布鲁斯德。他们在患难中相依为命,互相帮助,终于战胜了困难和死亡,他们自己也锻炼得异常坚强和有毅力。他们的成功和成长是对个人主义的有力否定,它揭开了杰克·伦敦超人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新的一页,使作者的超人思想获得了新的生命力。纵观杰克·伦敦一生的创作,他的超人思想就是从《海狼》开始出现了两股发展势头:一方面,他对超人的个人主义倾向的批判步步深入,另一方面,超人的奋斗进取精神又在新的思想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在《海狼》之后发表,这部小说将他超人的个人主义的批判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马丁·伊登毫不隐讳地承认自己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也相信“捷足先登,强者必胜”,为此他一直在进行个人奋斗,并且像他所期望的那样,得到了金钱、名誉和地位,然而成功却给他带来了空虚和幻灭。马丁·伊登的理想却随着他事业上的成功而彻底地破灭了。马丁·伊登的悲剧还在于,他受个人主义的影响太深了,等他醒悟过来之后,他已经不能自拔了,于是他在绝望中自杀了。作者将马丁·伊登这样一个

^④ 杰克·伦敦:《我如何变成社会党人》(How I Became a Socialist),载菲利普·福纳(Philip Foner)编著的《杰克·伦敦:美国的叛逆》(Jack London American Rebel)第354页。

超人放到资本主义社会特定的环境中来加以考察,使之成为具有特殊社会意义的超人形象。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仍对主人公超人的意志和品格寄予了同情,这种同情大大加强了人物的悲剧色彩。

在揭示超人的个人主义悲剧的同时,杰克·伦敦仍在不断地完善他的超人形象,为此他还吸收了一些新的思想。长篇小说《铁蹄》就力图将社会主义思想和他的超人思想结合起来。主人公欧内斯特是一位无产阶级的超人,他思想超群,胆识过人,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毅力和敏锐。当群众被资产阶级所制造的假相迷惑时,他已经看清了他们的革命活动将受到当局的剿杀,其结果也正像他所预料的那样。在杰克·伦敦看来,一个无产阶级的领袖就应具有超人的品质和才干。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并没有像在他以往的作品中那样,将他笔下的这个超人描写成追逐自己利益的个人主义者,而是将他视为工人阶级利益的杰出代表。作者还认为,无产阶级之所以最终能够战胜资产阶级,也因为无产阶级是强者;欧内斯特“站在那里,简直就是挟着压倒一切力量的劳动者的象征”。

无产阶级确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力量,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并不是生存竞争,因此无产阶级也不是这种意义上的强者,无产阶级的领袖当然也不是超人,杰克·伦敦将超人思想运用于社会主义学说,显然是他的一种主观臆想。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否认在这一个问题上,作者也有其积极地探索和追求的一面,而且作者的这种追求确实是很真诚的,他不仅相信无产阶级强于资产阶级,而且也确实从他的超人理论中得到了很大的鼓舞;反过来,社会主义理论也给他的超人思想一定的积极的影响,帮助他摆脱个人主义,使他的作品出现了新的气象。如果说,他对个人主义的批判是给他的超人思想“放了一次血”,那么他吸收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给他的超人思想“换了一次血”,二者都有

一定的积极意义。由于杰克·伦敦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因此无论他的超人思想发生怎样的变化,他笔下的超人形象都不失其社会意义,这些丰富多彩的超人形象集中地体现了作者的社会学思想。

三、亚当式的武士

厄尔·拉博尔在他的一本专著中,称杰克·伦敦为“美国的亚当”,^⑤这与其说是对杰克·伦敦本人的评价,倒不如说是在审美观上对杰克·伦敦塑造的众多超人形象的总结。

《圣经·旧约》里的亚当和夏娃因偷吃禁果,知耻明理,被逐出了乐园。这则神话实际上象征着人类原始时代的结束。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然而对于文明社会来说,人类那种原始的自然纯朴的生活却不失其永久的魅力。

从杰克·伦敦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返朴归真正是作者塑造超人形象的最高审美理想。《热爱生命》中的主人公被认为是杰克·伦敦刻画得最为成功的超人形象之一,这位超人被作家置于北方人烟绝迹的荒野上。沉睡的泥土、平静的流水和陈年的灌木这一大自然的简单组合,犹如一道屏障将主人公与现代资产阶级文明社会隔开了,使这位超人的坚强意志在这一尘不染的大自然的怀抱中得到了净化。这部动人心魄的作品给喧嚣的现代文明社会带来了一股略带野性然而却十分清新的气息,反映了作者对人类自然纯朴生活的向往。

《天大亮》的主人公哈尼什是作者寄予希望的另一位超人。和他那过人的精力相比,这个人物的单纯同样令人瞩目。哈尼什凭着自己顽强的毅力和超人的精力在北方的原野上

^⑤ 厄尔·拉博尔《杰克·伦敦》第17页。

淘金,并取得了成功,但是当他涉入纽约这一集资本主义文明之大成的凶险环境之后,他的单纯和天真就显得格外可笑了。严酷的现实终于将这个从北方来的乡巴佬彻底改变了。然而与此同时,他也学会了如何不择手段地去巧取豪夺。他终于获得了他想得到的金钱、地位和荣誉,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反而使他感到厌恶和困惑。于是他抛下财富,从荒野中来,又回到荒野中去,作者给他的这位超人安排了一个回到人类自然纯朴生活中去的结局,同“海狼”拉森的毁灭和马丁·伊登的自杀相比,哈尼什的归宿才符合作者的理想。

追求原始的完美和雄性的力度(阳刚)是杰克·伦敦塑造超人形象的审美标准。由于上帝的造化,生活在乐园中的亚当生就了一副十全十美的强健躯干,历代艺术家中有不少人都喜欢描绘赤裸着全身的亚当的伟岸,杰克·伦敦笔下的超人也具有类似的特征。其目的自然不是要将他的超人神化,而且要突出超人特有的原始美,而这种美完全是“男性的,刚强的,几乎和神一样完美无缺”。作者通过这些外貌描写,展现了超人的阳刚之美。

然而最能体现超人阳刚气质的还在于他们的性格。这些超人大都是一些硬汉,他们身上不乏人情味,但已完全摒弃了柔弱怯懦的温情;他们追求幸福,但又耻于过那种舒适的生活;他们有很多失败的理由,但从不甘心于失败和打击。在他们的心目中,那种需要勇气和冒险精神的生活远比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更有价值和意义,痛苦和磨难对他们来说恰恰是一帖刺激生命的兴奋剂。《生火》中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种人,他置身于危险和厄运之中,却为之感到自豪和振奋,这恐怕就是硬汉的天性。《北方的奥德赛》中的主人公也是一条硬汉,为了寻找妻子,历经艰险和坎坷,但他没有后退半步。当他找到妻子后,那个女人不仅不愿跟他走,还刺了他两刀,即便这样,他也没有掉一滴眼泪。他本想一死了之

——死对他来说并不可怕——但他想到还有一笔债未还,便又挣扎着爬起来去寻找债主。这就是硬汉不愿有半点苟且的气度。杰克·伦敦笔下的超人大都行动果敢,做事从不婆婆妈妈,优柔寡断。

杰克·伦敦喜欢描写在人生漩涡中挣扎的水手、猎人、拳击手和淘金者,由于这些人的职业都带有冒险性质,需要特殊的勇气和毅力,因而也就更能体现出男性特有的争强好斗,难怪厄尔·拉博尔将这些超人称之为美国文学中的“亚当式的武士”。^④ 杰克·伦敦着力于人物的行动描写。《墨西哥人》的主人公利威拉表面上沉默寡言,而行动起来却像是心头揣着一团火。作者正是抓住了人物的这一性格特征,刻画了人物的刚毅和果敢。杰克·伦敦笔下的超人个个都是行动的巨人,超人的男性美便在其中了。

当然,杰克·伦敦描写的毕竟是现实社会中的人,这些超人和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英雄不一样,其行为动机都是由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所决定的,因此作者围绕超人的审美创作又带有明显的功利性。总之,尽管杰克·伦敦在弹奏他的超人乐章时所用的谱是不同的,但他所用的弦却是一样的,在这中间,生活和生存仍然是他超人乐章的主旋律,难怪不少评论者都将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看成是他描写超人的代表作。正是在这一点上,杰克·伦敦的哲学、社会学和美学思想得到了统一。超人的美是经作者艺术加工过的现实生活的美,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充满了尖锐的矛盾和严酷的斗争,因而超人的美才和困难、挫折、失望乃至痛苦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样的美不仅是具体可感的,而且也是惊心动魄的,这就是杰克·伦敦笔下的超人最鲜明的美学特征。

^④ 引自厄尔·拉博尔《杰克·伦敦》第121页。